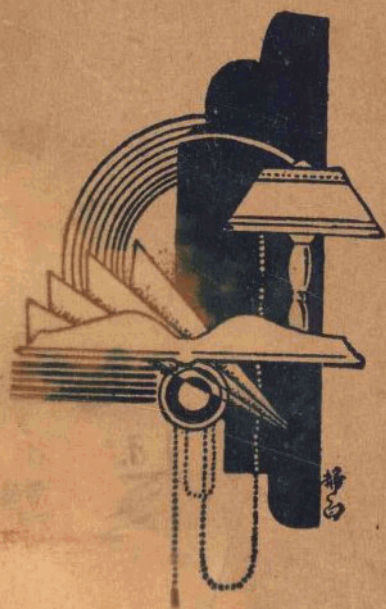


王臨川全集

國學自修讀本



上海新文化書店印行

714.2
1031

臨川先生文集

卷四十一

制下

擬上殿制下

也哉思本也歸歸陛下收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靜思而擇其中。天下事。臣竊見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願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力日以凋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惻惻然當愁天下之不久安。以其故何也。思其無故而敗。以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先王之法。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然其爲國家之意。亦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亦乎。傾賊天下之耳目。蠲天下之口。而曰。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臣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願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皆簡在陛下之聽。而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橫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統攝。而一切能修其政事者。皆少。而不才苟簡實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謂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闕如之。而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而陛下雖欲改

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常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謂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人主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嬖倖諂諛。姦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於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既衆。則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汗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倦倦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駑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

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伐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墮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流通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常令本末始終相稱。今既奉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陛下尙在諒陰之中。非可以

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常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進止。

言尊號劄子 庚戌六月七日

臣伏以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請陳。徒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己。邊膺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陛下以撝謙爲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即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賜中旨施行。

論館職劄子二道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尙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有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

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于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暮。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

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爲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爲三館祇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卽位已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

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
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
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
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
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
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
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
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轡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
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
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
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
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
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隱。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
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
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
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
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
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

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徵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卷四十二

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權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

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鳥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即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費。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事。取違止。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

臣伏奉今月二十九日中書降到勅語。諸州知州知軍知縣縣令內。有清白不擾。而政迹尤異。實惠及民。有如係三周年或三十個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到任已及一年已上。其知州軍許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知縣縣令即更與本處知州軍通判並連署同舉保舉再任。仍須於奏狀內將本官到任以來政迹可紀實狀。一一條列。奏委中書門下更加察訪。如不是妄舉。即進呈取旨。當議量所述政迹。及合入資序。推恩許令再任。令臣撰勅辭者。臣竊以謂朝廷欲使令守之宜民者久於其官。誠亦方今政務之先急。然勅意有於方今事變尙未合者。今審官除知州軍皆待一年八月闕。知縣縣令亦大抵待闕一年以上。今若使係三年及三十月替者。須候成資方得舉留再任。比及朝廷報許。即其人係三十月替者。已及替期。係三年替者。亦已去替期不遠。待闕之人。亦已赴任。雖未赴任。亦多已待闕一年。方復使之還就審官。別求差遺。卽於人情有所未安。兼朝廷欲使守令久於其官。爲其自知勢可以久。則果於有爲。而又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則必候成資然後許之再任。孰

若一年以上卽皆許之舉留。如此則已除待闕之人。免往返之勞弊。而被留之守令。又早自知其當久。而於興利除害敢有所爲。所有勅詞。臣雖已具草。如以臣議爲允。只乞於所降勅語內。除去如係三周年或三十個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二十二字。取進止。

乞朝陵劄子

臣當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遷坐之時。方以遭喪疾病在外。今蒙召還。復備從官。伏見朝廷將命官朝拜諸陵。臣欲備使。冀得少紓螻蟻區區感慕之情。伏望聖慈特賜矜許。取進止。

乞免修實錄劄子

臣准閣門報勅。差臣與吳充同修英宗皇帝實錄。竊緣臣於吳充爲正親家。慮有共事之嫌。今來實錄院止闕呂公著一人。臣於討論綴輯。不如吳充精密。若止差吳充一人以代公著。自足辦事。伏望聖恩詳酌指揮。所有勅牒。臣未敢受。取進止。

乞改科條制劄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日則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并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嚮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勅命施行。

廟議劄子

准中書門下奏。准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服劄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所從來者也。蓋期年及總麻。緣是以爲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用周制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己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得與反復。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

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蒼璧。璧亦圓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合祀大地爲圓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地示爲方壇。壇之外爲坎。庶協古制。

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祫祠烝嘗。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之祫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攝事共用一犢。國朝實初。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用犢一。郊壇用犢一。又詔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犢。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嘉祐中。仁宗親祫。即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曰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廟享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又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祠并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一。貼黃。竊恐朝廷以牛數多。

或乞時饗。且仍舊制。右奉聖旨。唯親祠並祫享。每室用太牢。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劄子

伏爲北郊所祭皇地示並神州地示。祗合坎瘞。自來卻如祭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觀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飾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爲瘞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示。即無燔燎之文。伏觀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瘞儀。却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於神。欲乞不候議定諸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瘞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示之異。上副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奏聞候勅旨。狀前批送太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燔柴。瘞煙。祭皇地示埋瘞。蓋燔柴則升煙於上。瘞埋則達氣於下。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大祀錄。凡祭祀地示。則爲瘞。瘞於神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寧祀儀。皇地示神州地示皆爲瘞。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許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示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示神州地示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祝饌物。並瘞於壇。更不設燎。所有皇地示神州地示燎壇。並乞除去。

進鄴侯遺事劄子

臣前日伏奉聖旨。許進鄴侯遺事。今繕錄已具。然無別本參校。恐不能無脫誤。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尙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勦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泌所稱。豈足道哉。願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謹隨劄子上進。

卷四十三

劄子

辭男雱說書劄子

臣今日伏奉聖旨。除男雱大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臣雖已奏論非宜。尙未蒙恩開允。事有關於國體。豈敢冒昧不言。臣竊觀陛下即位已來。慎惜名器。一介之任。必欲因能。講藝之臣。尤爲遴選。如雱學問荒淺。加以未更事任。試之筭庫。尙懼不勝。論經之地。實非所據。陛下必欲誤加獎擢。實恐上累知人任使之明。伏乞聖慈察臣懇款。追還成命。以合衆論之公。取進止。

辭男雱授龍圖劄子三道

臣伏承聖恩。以修撰經義罷局。除臣男雱龍圖閣直學士。臣雖已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雱誤蒙陛下知獎。特以粗知承學。比奉聖旨。撰進經義。尙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諭。令臣更勿辭免。臣亦以謂聖恩錄進書徵效。遂不敢辭。自爾以來。雱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雱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襲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所譏議。

二

臣伏奉詔書。以臣乞免臣男雱恩命。未賜允俞。臣之懇誠。已備前陳。螻蟻微誠。未能昭徹。然國家之賞典。務在報功。施之非宜。實累國體。非特在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伏惟大明無所不燭察。臣非敢妄干聖聽。早賜追寢誤恩。

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臣男雱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懇款已具前奏。聖恩深厚。未即矜從。在臣區區。實不寧處。如臣叨味。尚所難勝。况又賤息何命。享此賞而無勸。累國實多。伏望聖慈察臣父子皆荷陛下全度之至恩。所以上報。生常隕首。死常結草而已。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進字說劄子

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安賞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畦畛。若矇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恩俯及。退復黽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懃懃。久不見功。甘師顏至。奉被訓勅。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榮燭所敢銜冒。承命遑迫。置慚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間。千百有一。儻符神旨。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干汙宸扆。臣無任。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道元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宣令國子監依所奏照會改正。

臣頃奉勅提與修撰經義。而臣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啓訓天下後世之意。上孤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間。考正誤失。謹錄如左。伏望清燕之間。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革。即乞付外施行。臣干冒天威。無任云云。取進止。

尚書義

皋陶謨。按見其惡。當作接其見惡。
益稷。故懋使之化。當作則懋使之化。
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犧。犧當作怪。完而無傷。故謂之怪。怪當作犧。

洪範有器也。然後有法。此書所以謂之範者。以五行爲宗故也。五行猶未離於形。而器出焉者也。擴而大謂之弘。積而大謂之丕。合而大謂之洪。此書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也。已上七十一字。今欲刪去。又云。陶復陶穴尙矣。後世易之棟宇。而其官猶曰司空。因其故不妄始也。已上二十六字。今亦欲刪去。周官唐虞稽古字上漏曰字。

周禮義

小宰。其財用上其字。當作共。

大府。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黨正。歲屬其民者。四。四當作五。

誦訓。以詔王觀事。當去王字。

典瑞。手足腹背手當作首。

冢人。山林之尸。則以山虞。已上八字。今欲刪去。

御僕。掌萬民之復。復當作迹。

大馭。有軌也。軌當作軌。

大行人。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已上十四字。今欲刪去。

詩義

北風。北以言其威。雨雪以言其虐。涼者氣也。喑者聲也。雩蓋言聚。霏蓋言散。氣之所被者近。聲之所加者遠。聚則一方而已。散則無所不加。此言其爲威虐後甚於前也。已上六十三字。今欲刪去。改云。北風之寒也。而以爲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爲喑。此以言其爲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爲雩。此以言其爲虐。